

情与欲

美国作家 厄斯 著 王德胜 译 于群 译



情与欲

(美) 安东·迈勒 著

何晓曦 程于群 译

THE GREEN DESIRE

根据 Reader's Digest
Condensed Books
Volume 2, 1982 译出

情 与 欲

(美国) 安东·迈勒 著

何晓曦 程于群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7.75 插页: 2 字数: 350,000

1988年3月第1版
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50,000

定价: 3.70元

ISBN 7-5396-0086-1/I·85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美、英两部畅销小说选。

《情与欲》通过对一个家庭的悲剧的描述，从一个侧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，美国在两次大战中经济的大起大落的景况，以及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。

约菲是小说的女主人公，她是葡萄牙渔民的后代。她有沉鱼落雁的容貌，桀骜不驯的性格，对生活大胆执着的追求。查宾和蒂普虽是同胞兄弟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秉性和对人生的追求。兄长查宾风流倜傥，奸歹倭毒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，甚至牺牲自己亲人的利益；弟弟蒂普善良正直，自强不息，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谋生。他们的姨母西丽娜是一个诡计多端，自私贪婪，以金钱恣意妄为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生活的刁婆。多情的约菲爱上了蒂普，并与他结为夫妇。但她经不住自由放浪生活的诱惑而失身于他人，而查宾利用了她个性的弱点占有她、玩弄她以满足自己肮脏的肉欲，并绝灭人性地烧死了她的祖父。面对整日辛劳奔波、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丈夫，约菲良知萌发，愧疚交加，亲手杀死了逼她走上绝路的查宾，而后在大海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……而这一切悲剧都是由西丽娜一手造成的。

作品中的人物个性鲜明，作者的爱憎情感溢于字里行间，无不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作者安东·迈勒，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，曾经在书中的描述的鳕鱼岬一带生活过，其曾祖母是葡萄牙人。作者自认为这部小说是自己众多有影响的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一部。

《圣彼得堡来客》是英国青年名作家肯·福莱特继《针眼》后的又一部力作。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，英俄联盟对抗德国军事威慑的历史为背景，从一个家庭来展现一幅大战前夕阴霾密布的画面。小说一开始，就描述从沙俄京城彼得堡有两位“不速之客”来到英国，一个是沙皇皇侄奥诺夫亲王，他担负着与英政府秘密联约以抗德的使

命；另一个是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者费利克斯，他潜入的目的是为刺杀奥洛夫，破坏联约，抵制发动战争。英国贵族沃尔顿伯爵的妻子莉迪亚，出身俄国名门望族，年青时曾与费利克斯一见钟情，尽情偷欢。远嫁英国后，对旧情人仍不能忘怀。她一边让自己尽情纵欲，一边却要求女儿夏洛特循规蹈矩，做个大家闺秀，以维护上流社会、贵族世家的体面，故而使自己处于不能自拔的痛苦矛盾之中。夏洛特其实是费利克斯之女，她狂放不羁，正直善良，见义勇为，浑身充满着其生父赋予的虎虎生气和叛逆精神。费利克斯正是利用了与莉迪亚的旧情缱绻，靠女儿的无畏相助，放火烧死奥洛夫，可他自己也为了救出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惨死在烈火之中。

作品在错综复杂、扑朔迷离的情节描绘中，始终贯穿了一条“人性”的主线，读来扣人心弦、感人肺腑。情节构思巧妙、跌宕、严谨、真实，隽永意深。除主要人物外，作品还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一代枭雄丘吉尔当年老谋深算、运筹帷幄的风采。

08/2/01

目 录

情与欲.....	1
----------	---

(美国) 安东·迈勒 著
何晓曦 程于群 译

圣彼得堡来客.....	349
-------------	-----

(英国) 肯·福莱特 著
何晓曦 译

情 与 欲

〔美国〕 安东·迈勒 著

何晓曦 程于群 译



第一章 陷 井

1

傍晚时分，寒气袭人，他们哥儿俩沿着教堂街行色匆匆地赶路。两人的课本扎得牢牢的，悬挂在查宾两腿之间悠悠然恰如钟摆一般。蒂普顿腋下小心翼翼地夹着盛肥皂样品的盒子。他们身后是两座树木浓密的小山峦，山的陡坡上是苹果园。小山后面，黑黝黝覆盖着杉木的玛考玛山巍巍然君临大地，遮掩去人世间的一切，只留下深不可测的灰壁一般的天穹。

查宾一脚踢开一块冰，冰块顺泥路上的车辙向前滑去。

“明天天亮前就会下雪的，”他说，满脸不高兴地抬头瞪着玛考玛山。两兄弟都秉承了埃姆斯家族的相貌特征：高鼻梁，下额窄长且棱角分明；然而他俩的相似之处仅仅于此。查宾身材修长，仪表堂堂；遗憾的是他那对捉摸不定的灰色眼睛里流露出左右不决、烦躁不安的神色。蒂普顿脸皮粗糙，面部瘦削，言谈举止之间显示出倔犟和乐观的气质。两人都身穿灯芯绒灯笼裤、豆色的上装。

“我最恨过冬天，”查宾突然压低嗓门愤愤地说。

蒂普顿和颜悦色地瞄了他哥哥一眼。“不至于那么一无

是处吧，”他回了一句。

“不是冰就是雪，除非迫不得已，鬼才愿意窝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。”

“那，你不妨试试去西太平洋的汤加，”蒂普顿搭语道，

“那儿的人从来没见过冰块是什么模样。假如你有本领开出一条航道将冰块运到南太平洋——那么你可是身价百倍喽！”

“哼，谅你也没这份能耐。”查宾拉下了面孔。

“有人会有这份能耐的，我的查埃^①。你就会看到……这是吉尔曼太太的府上，我再来看看。”

查宾瞅着枯黄色草坪后面的那座别具联邦时代风格的老宅，说道：“母亲叮嘱我们4点钟回家，西丽娜阿姨要坐从波士顿开来的火车到咱们家来作客。最好现在就回家吧。”

“时间还早着呐。来呀，查埃。每次捱到关键时刻你总是喜欢往后缩。吉尔曼太太是第一流的好主顾。”说着他拉开栅门，踏上砖头铺成的小道。

“我说蒂普^②，你等一等嘛，”查宾守在栅门外咕噜着。

“不行，快过来吧，查埃——这回该轮到你呢。”听到这番话，蒂普的哥哥极不情愿地挪动着双脚沿小道蹭过来。

查宾用力拉开防风门，拧了几下拉索门铃的扁平的机扣。没有回音。“想必家中没人，”他迅速作出结论，“咱们为什么不——”

“别急，等等她。喏，再拉一下铃。”

① 为查宾的爱称。

② 为蒂普顿之爱称。

门开了，一个方脸膛打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此人用一块黄色麻布胡乱地挽在头上束住头发，手中抓着一块鞣皮布。原来是个陌生人。“吉尔曼太太——？”查宾呐呐地问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。

“她不在家。我是她的姐姐，和她住在一起。你是谁？”

“我……我们是埃姆斯兄弟，我叫查宾，他叫蒂普。”查宾忧心忡忡地瞄了他弟弟一眼，“我们能不能……同吉尔曼太太说说话儿？”

“她到街上串门儿去了。小孩子家你们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唔……我们是在……呢，走家串户推销商品，嗯。”

那妇人立刻满面怒容。查埃把事情弄得糟糕透顶了，蒂普心想。每次他都出师不利，难道他自己连这一点都看得出来吗？要说得天花乱坠、引人入胜才行。得让对方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仿佛自己置身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之中，宛若自己是漂泊在前去发现新大陆的远航的途中。眼看这笔买卖就要砸锅了。“推销商品？”那妇人显得很不耐烦，“什么样的货色哇？”

“呃，肥皂……”查宾舌头不听使唤了。“但是如果现在不太合适的话，那我们——”

“不妨直言相告，夫人，我们的肥皂可不是寻常之物，”蒂普这时插了进来，“我们给您看的样品是沙利马牌子的，是地道的第一流的货色，同市场上出售的那些蹩脚牌号的玩艺儿有着天壤之别。这种肥皂为什么能独树一帜压倒群芳呢？夫人，是因为沙利马肥皂用棕榈油熬制而成。棕榈油是高级油脂，为司巴斯群岛的特产——它能柔化肌肤，使其青

春不老。”

说话之间蒂普已经打开了样品盒，手中托起一块呈椭圆形色泽金黄的肥皂，“只消用手这么摸上一摸，夫人。你也许从来没摸过这种极为柔软细腻、质如凝脂一般的物件吧？请您嗅一嗅这种唯有赤道地区才有的芳香。这就是棕榈油味儿，我的夫人，任什么也比不上它。”这一溜子行话毫不费劲就从嘴巴里溜了出来，似乎是有个上天下界的魔术大师潜入了他的躯体，他本人反而在听腹内的这个魔师侃侃而谈，一任此人将芳芳菲菲甘泽般的说辞倾吐出来。

“赫尔考姆瀑布地区的老百姓，不，应该说是整个伯克县的人们都使用沙利马牌肥皂，因为这种肥皂最为柔软，芳香扑鼻，有钱难买呀。还因为这种肥皂使用寿命超过其他蹩脚货的一倍。如今生计艰难，这一点可非同小可哇。”蒂普笑容满面，笑中夹杂着期待的神情。

“呀呀，我的天啦，”吉尔曼太太的老姐姐感叹道，“听你这么说真象是煞有介事呢。”

“夫人，我是从不说过头话的。我可不愿意为了卖出去一件玩艺儿而让人家说我是个说谎的孩子。我只不过实话实说而已。”

那妇人举起那块肥皂凑到鼻尖。“倒真是香味绵长呐。”

瞧不，到底谈妥了。“没错吧？而且在冬季里我们按优惠价出售，一箱十二块……”

妇人买下两箱沙利马牌肥皂。

正当蒂普在填写订货单时，弗洛伦斯·吉尔曼太太打栅门那厢走过来。“嗨，阿迪！看中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东西？”

吉尔曼太太身体粗壮，为人热情豁达，“你好，蒂普。”

“嘿，”她的老姐姐啧啧称赞道，“真象是第一流的肥皂。”

吉尔曼太太笑不拢口，“我从来没能耐让蒂普扫兴而去，阿迪。咱这个小城镇上任谁都没这份能耐。他这个孩子呀，能够挑逗的让铜铸的大象心甘情愿割下尾巴来。”

她那深沉的笑声一直尾随着蒂普和查宾走出栅门。两兄弟一路朝下街走去，朝瀑布声澎湃的地方走去。

“真莫名其妙，你打哪儿学来的这一套，”查宾牢骚满腹。

蒂普撅起嘴巴，“你不好对顾主直接了当说出‘如果现在不太合适’之类的话。实际上你得向对方挑战，迫使他们点头称是，反之你就得吃闭门羹。”

“可是你也很明白，她对肥皂并不感兴趣。”

“那么你就得激发她的兴趣。”

查宾凝视着赫尔考姆造纸厂。纸厂矗立在一字儿排开的枫树后面，倒象是一座古城堡。“我硬是来不了这一套，蒂普。当我站在顾客面前时，他们直楞楞盯着我——于是我脑子里一切词儿不翼而飞。我记不住你教给我的那一套生意经。”

“一定得记在心头才行。这种活计不能全靠我一个人，咱俩得帮妈妈一把！她需要我们挣来的每一个铜板。”

查宾垂头丧气，说烦躁不安的低嗓门说道：“但愿爸爸能够回家和我们一起。”

“哼，他不会回家的。他从此永远不会回转家门的。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他才不管我们死活。”

“他非常关心，他爱我们——是他亲口对我说的。”查宾盯着蒂普，灰色的眼睛因发怒而射出灼人的暗光，“你恨他，自打去年圣诞节以来你一直对他恨之入骨。”

蒂普嘟起下巴，“也许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收回这个念头，”查宾扯起嗓门大叫大嚷，“否则我就——我说到做到！”

蒂普注视着哥哥”。查宾快15岁了，比蒂普大一岁多，高出他半个脑袋。但蒂普对自己认定的事情从不回头，今天当然也毫不例外。“不可能，”他回答，并摇了摇头。

查宾挥手把他们的课本撒满一地，朝弟弟扑过去。蒂普敏捷地闪向一边，轻手轻脚地放下样品盒，转过身子面对着查宾。眼见着查宾张牙舞爪逼上前来，蒂普挡开一记拳头，但是另一拳恰好击中他太阳穴。他一把揪住哥哥的上衣，咬紧牙关偏身缠住查宾。查宾好不容易才摔开他，然后转过身子，用尽全身力气将样品盒踢开。纸盒豁地裂开。“瞧着吧！”他咆哮着，“让它见鬼去吧！”

蒂普见状返身扑上去。他什么也顾不上了，只是满腔的愤怒——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冷冰冰的怒气直冲顶门。查宾又一次击中他的头部，但他全然不顾——他心目中只有那只样品盒。他挥拳击查宾的脸部，用力太猛，只觉得整个肩膀都感到颤动。做兄长的干嚎一声，连连向后踉跄了好几步。

“斗胆再碰一碰纸盒，看我不要你的命。”蒂普一字一顿地说，语调之安详，仿佛是出自毫不相干的人之口，“听见没有？”

两兄弟僵立着，四目对视，气喘吁吁。查宾眼眶里噙满泪花。蒂普不难看出，查宾试图重振气力，再次反扑。他准

备应战，与此同时，满腔怒气渐渐消弭。恰巧这当口主街上市政厅塔楼的钟鸣响四声，钟声有条不紊，稳定而悠长，在11月份清冷的空气中向远方飘荡，撞在玛考玛山上，带着颤巍巍的最后一个回音，慢慢地消散，一如人们头脑中的记忆那样，逐渐淡去。蒂普跨过去收拾起破盒里的样品，“咱们没时间再较量了，查埃。咱们回家吧。”

“不成！”查宾执意不肯，“你得收回你刚才那个念头，就是关于爸爸的……”

蒂普一动也不动长时间地凝视着他，说：“好吧，我答应收回。现在总可以走了吧。”

“唷，真美呀！”西丽娜·阿尔德里奇阿姨大惊小怪地嚷嚷着。她坐在厨房的摇椅里。他们的父亲就经常坐在这把椅子上，椅子靠在窗户附近，从窗户可以俯视马萨诸塞州境内的豪萨托尼克河。几个月以前埃姆斯一家搬进这座房子，住在后屋里，挪出前面的客厅租给女教师阿伯特小姐，阿伯特在客厅里教四至六年级学生读书，而皮尔斯小姐则占据了他们父母以前的居室，在那里教授九年级的孩子们。

“啧啧，的确美不胜收，”西丽娜阿姨追加上一句，不难看出她是真的为眼前这些小玩艺儿动了心。查宾此时已经把他平时收集的各色石头搬出来，西丽娜阿姨兴趣盎然地审视着形态色彩各异的石头。她的鼻子真长，一对清澈透明的蓝眼睛，可见她惯于在关键时刻喜欢夸大其辞。灯光黄亮亮的，周围一片沉寂，她看上去倒是端庄雍容且凛凛然不可一世——真象阿伯特小姐提到过的希腊女神。女神每每猝然降临人间，攫走人的生命，将其领至另外一个世界。西丽

娜浓密的栗色头发呈前高后低状高高地挽在头顶上，身穿丝绸大翻领的斜纹礼服。她但凡出门，总是特别注意衣饰，不管是长途旅行去欧洲，还是象眼下这种坐上火车一眨眼就到了的短途探亲。她至今未嫁过人，因为她生来就是一副挑三拣四的脾气，有一回蒂普曾听他母亲这样说过。

“蒂普，请你看管好火炉，”母亲吩咐道，其实说这句话时她就站在火炉前，忙着熬肉汤。蒂普走过去往炉膛里添了两小块橡木劈柴。

“这块石头堪称殊品，”西丽娜在同查宾说话。

“这是柠檬色石英石，”查宾接过话茬，“又叫假黄晶，黄水晶，荣晶。”

“假黄晶？”她沉思良久，“你是打哪儿找到它的。”

“在瀑布上方，就在面朝灰锁山的那一边。”

“是不是可以说你想当一个地理学家？”

查宾迟迟疑疑地瞄了阿姨一眼，“我也说不清楚，也许是吧。”说完之后却又陡添兴趣地补上一句：“我喜欢收集东西。”

“我也是，”西丽娜低声和道，眼波长时间落在查宾身上，“看来此地是恰如其份的多石头的地方。从匹兹菲尔一路来的旅途中颠得真叫人够受，半辈子没遭过这种罪。看来得买一辆无敌牌小汽车，或者是帕卡牌轿式小卧车。听说这种牌子的上路不仅快而且稳当舒服。”

孩子的母亲夏洛特·埃姆斯惊愕不已，连下巴都垂了下来，“买一辆汽车？”

“如今是1919年啦，我的洛蒂^①。应该顺乎潮流，跟上

① 为蒂普之母，即西丽娜之姐夏洛特之爱称。

时代嘛。”

“拉赛尔先生有一辆马克士威牌汽车，”蒂普自作主张地说道，“他还说不用多久人人都会拥有汽车的。”

“唔，我看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拿得出这笔钱。”阿姨的那双眼睛落在那把笨重的金黄色橡木椅子上，蒂普就坐在椅子上。“这件家具煞是稀罕。洛蒂，你是怎么搞到手的？”

母亲从炉灶前转过身，“是蒂普为咱们家挣来的。”

“蒂普？”西丽娜的眼睛转过来凝视着他。“容我请教，你倒是怎么弄到手的呢？”

“是沙利马肥皂公司赠送的，”蒂普不假思索地回答，“每推销十元钱的货物，他们便馈赠点东西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虽然算不上是地道的齐本德耳^①货色，但亦差强人意了。想必你是个呱呱叫的推销员。你也是用这种办法将那座挂钟弄到手的啦？”

蒂普抬头看了一眼那只塞西—托玛斯牌壁钟，铜钟摆在玻璃罩门后面悠悠然摆动着。“不，那是换来的。”

“换来的？拿什么去换？”

“我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辆撞坏了的自行车，经过修理让它的轮子又转了起来。后来我转手让给马车出租行里的亨利，换回一副铜制劈柴架，然后再同帕罗斯先生换回这座挂钟。”

“此话为真？”西丽娜·阿尔德里奇声音很低，一缕淡笑掠过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。到底是表示满意还是流露出一不高兴，蒂普怎么也弄不明白，“但是难道你自己就不需要那

① 齐本德耳(1728—1779)，英国家具设计家。